



阿来：不能一天没书

看大家谈读书，您会收获很多。关于读书关于书本的选择，甚至关于人生。本期推送给您的是针对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的采访。

问：您最近读什么书？

阿来：最近一段时间学习语言，古典诗词读得比较多，比如说，老版本的《曹操诗选》，施蛰存的《唐诗百话》。施蛰存既是作家，又是学者，不光是擅长理论，而且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，做唐诗研究很出色，讲诗词赏析有严谨的考证，有微妙深刻的解析。

问：读《曹操诗选》，您有什么发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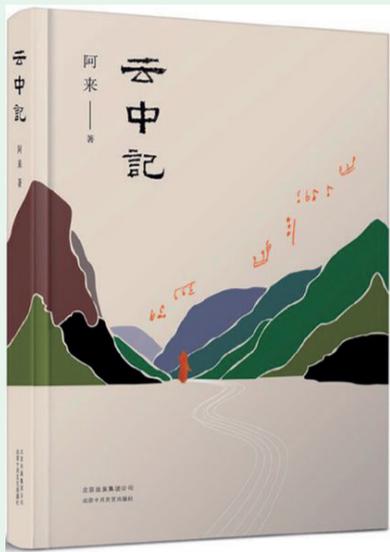
阿来：越读越觉得他了不起，越痛恨《三国演义》对他的歪曲。在三国时代，曹操靠他的力量收拾了天下乱局，他本身是大军事家，在我心目中是大文学家。他的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，没有人超过他。他是有人文情怀的人，他能充分感受人的宿命感，人的孤独感。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”他是在秋天的意义上领会生命短促。他也在《蒿里行》中写战争对人的迫害，认为只有用战争才能结束这种局面。他的诗歌也有顽强的生命力，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活脱丰富多面的一个伟大的人。我读他的全部诗歌。不光是读，回到历史文本，读《三国志》，看他做了什么。我发现很多时候他的言行是一致的，他的大方向是为了天下苍生。

问：您强调读“全部诗歌”？

阿来：我酷爱中国诗歌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李白杜甫苏东坡……一本本读下来，而且读的是全集，这样知识不庞杂，而且系统。

问：您怎么看待阅读？枕边书是什么？

阿来：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两件事，一是读书一是写作。不能一天没书。枕边书就希望短一点，轻松一点，读一点《佛经》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。很早就读，反复读。我不是宗教信徒，读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。我们很多人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，他们是带着巨大的坚信，文字朴素，但是很坚定，很有感染力。



问：有没有让您感到了不起的书？

阿来：我不觉得世界上有特别了不起的书。当我们认为一个东西了不起，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有膜拜的心理，不能企及。如果文学创作产生这种情形，认为永不能抵达，早就对写作失去信心了——各有各的好，没有哪本书是特别了不起的。

问：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？

阿来：经典作品可能对您来说新鲜、刺激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文化和地域，作家的生活和经验是永远隔着的。你要想为什么这么写。他要处理他的经验、他的欲望、他的生活，我们不可能用他们的调子和方法处理我们的文学作品，可能也有新鲜感。我们不能只是模仿，要非常圆熟地转化为自己的东西。

问：您的知识面很广，几乎称得上植物学家。您的书架上都有什么书？

阿来：我们的知识应该更丰富，不光只限于文学，要有历史学的、甚至科学的、以及最基本的奠定这些学科的基础的书。书架上也要留外国小说，至少两百本左右。

问：在您所有作品中，最钟爱的是哪一本？

阿来：我认真对待每一本书，都下了气力。《尘埃落定》《瞻对》《机村史诗》……每本书都是有前进的，只不过是当时的社会风气、审美趣味会决定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营销和影响。

问：如果要在您的小说中选一本改编成电影，你会选哪一本？

阿来：《云中记》。我觉得它具备成为好电影的条件。但是我不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界会重视。《云中记》出版后获得很多大奖。也算是好的回报。读者还是对高质量的东西有期待。我们总是一段一段时间有一段审美的风尚，恰好碰到潮头，就得到了一些鼓励，像《尘埃落定》。有些作品不在那个点儿上，错过也就错过了。

问：《攀登者》被改编成电影，您看了吗？之前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您会关注吗？

阿来：一般不看。自己写的作品一旦完成，就告别了。还有新的东西等着，如果老回到规定情景中，原来的气息就太多了。这恰恰是下一本书要摆脱的。每次写作必须是新的气息。每本书写完后我都要求自己必须赶紧从气息场域走出来。

问：如果您有机会见到心仪的作家，想和他对话吗？

阿来：作家的对话都在书里。最近我在读《巴黎评论》，采访者和作家交流都很深入，采访的人都很专业。作家最主要、最核心的内容作品里都有，就看你读作品时能否读出来。对于作家这个职业，更多的是从作品中阅读作家。语言建构艺术，是一个词一个词连接在一起时发生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只有面对完整的作品，才能了然于心。

问：为什么选择写作？对作家来说难度有哪些？

阿来：如果我要从事别的工作，从政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，从事技术工作也会有一个套路。选择文学，不伤害我的自尊，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。我的写作也经常要处理敏感题材，尤其是民族关系的《瞻对》，《机村史诗》也是。但对于作家来说，不应自我设置边界，要写什么，不能事先推测“不可以这么写”。

问：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有哪些？

阿来：小时候没看过书。唯一能看

的就是《人民日报》，而且到达我们那个地方的，经常不是当天的报纸。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回到学校，正好很多书解禁。读的书有两种，一种是经典作品，像托尔斯泰的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的作品；一种就是中国古典文学。最终是要用中文——我不喜欢“汉语”这个词，我们最初写作是依从这种文字，最终是观念，然后是回到中文，解决表达问题。

那时候书少，有什么读什么，一是当代文学，一是西方文学。我更信任经典。我不喜欢某些伤痕文学、知青文学，总说农村很苦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并没有对中国更广泛的底层社会和乡村农民产生真正的理解和同情。农民吃的苦其实更多。读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会发现更具有人道主义，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时，能对底层有全面的了解，变成自己的精神洗礼。作家的胸襟和视野狭窄还是宽广，高下立见。我想更多地去读一点能够更全面理解社会的作品。读中国古典文学，是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保持雅正的传统。

问：您对儿子童年时候的阅读会给予指导吗？

阿来：我不太管。我把他放在我们家的小书香社会——任何房间都有书，好书。随时随地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今天的阅读出现的问题是，很多成年人不读书，自己干庸俗的事情，强迫下一代读书。我们老指点孩子干什么，这个推荐那个推荐，最后终于把孩子搞烦了。阅读不在于有什么书单，在于家庭是不是有书香。我反对开书单。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且选书和自己的心境有关。

阅读会使孩子在同时代人中具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，一是可以增加对社会的理解，二是有效地和社会进行沟通，有比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。写文章不是特殊行业，工程师也要表达自己的构想吧，得会说话，会书写，尤其是应用性书写。会说话会表达自然也会思考，复杂的思考也是凭借语言的基础。

来源：中华读书报

